

郑州古塔



千尺塔

王学宾

大周山,位于荥阳南40里密交... 塔,故又名之塔山。

此塔俗称“千尺塔”“曹皇后塔”, 传说宋仁宗之皇后曹皇后在此长大, 入官后曾平息了一次宫内叛乱, 以其有功, 在此修塔纪念。当地人传说: 因曹皇后入官后, 常常思念家乡。宋仁宗了解此情后, 即命人在其家乡修建一座高千尺之塔, 以便她在京城能看到家乡, 以解思念之情。众臣听后, 面面相觑, 不敢应对。有一能臣, 即在其山顶造九层高塔, 塔成后从山下到塔尖, 正好达千尺之数, 因此即名之曰千尺塔。此地也有很多关于曹皇后的传说, 但文物工作者从该地最早的一通明嘉靖二十六年的石碑中, 看到有这样一段话: “定光……身虽逝矣, 骨骸尚在, 此塔记之所以立也。宋时尝开拓矣。我朝成化以前无备。”认定此塔是为纪念五代到北宋时的著名僧人定光和尚而建。

该塔坐北朝南, 为九级六角形砖塔, 塔体用青砖以白灰、黄土混合浆作黏合剂砌筑而成。每级塔身带盪涩檐, 在1-7级塔身南面中部, 辟真假门洞, 塔内上下布置两个相互分隔的六角形塔心室。

专家研究认为, 此塔在塔身的砌作、盪涩檐的砌作和反盪涩排水处理构造及翼角起翘的做法等方面使用了不同的砌法, 尤其是排水处理构造及翼角起翘的做法, 系采用类似中国古代木构建筑屋面曲线处理的手法, 使在侧面观之形成一优美的弧线, 重要的是可使塔檐的流水在下泄时产生向外的冲击力, 使水流得更远, 对减小水害, 增加塔的使用寿命有重要作用。塔檐的技术处理和艺术造型达到了和谐统一, 堪称匠心独运。

该塔建成已近千年, 据文献记载, 其间当地经29次较大地震。清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地震震中就在附近, 曾造成“庙宇颓崩”的大破坏, 但塔位于大周山顶, 历经劫难仍基本完整, 仅顶部及南部各门之间有损毁, 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砖构建筑技术的高超水平。

大周山顶有古寨一座, 古寨墙围山顶而建, 如今还留有东、南两个寨门, 寨门上的石碑明确记载建于清咸丰十年(1861年), 查史料, 其时正是捻军在中原一带四处骚扰的时代, 极有可能是当地民众为躲避匪患而建。

如今的大周山树木葱郁, 满山青翠, 怪石嶙峋, 山崖高耸, 古寨古塔, 相映生辉, 已经成为当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随笔

一捧黄土阅苍生

郭震海

爱的母亲, 默默承载, 承载幸福或不幸, 承载罪过或忧伤, 承载人类的卑微或自大。

我轻轻地捧起一捧黄土, 手里立即有了湿漉漉的温度。我知道此时的大地已经安睡, 她太累了, 需要修整, 就如累极了的母亲, 睡得那样的安静, 那样的端庄。低头的瞬间, 耳畔仿佛可听到醉人的鼾声。

一捧黄土, 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宇宙, 这亿万粒细小的尘埃凝聚成的赤金, 捧在手里, 顿感沉重。这粒粒赤金, 每一粒都是孕育万物生灵的种子, 每一粒都是活着的, 都是有血有肉, 有灵性的。《易·系辞传》中说: “安土敦乎仁, 故能爱。”如果翻开厚重的世界文化史册, 追溯宇宙和人类的起源, 穿越亿万历史烟云, 你会吃惊地发现不同地域、生活方式各异、语言有别, 但结论居然如出一辙, 万物的起源都离不开泥土。

从西方创世神话中的“潜水捞泥”到东方古代神话中的息壤, 两者惊人类似。在中国有女娲黄土创造人类的神话; 在希腊有大神宙斯让普罗米修斯用泥和水捏人的故事; 在埃及有大神喇用泥土和陶轮造出了人; 在古巴比伦有天神马杜克用芦苇、泥土和水造人; 在古希腊是耶和用泥土塑造出亚当, 再创造出夏娃……

如果说上述都是神话, 是传说, 那么浩浩荡荡, 人类从爬行到站立, 从游牧生活到实现农业定居, 正是因为有了泥土。泥土长五谷, 人得食, 牲畜壮, 泥土制作器物满足了生活的必需。人类也正是因为有了定居, 有了农业生产, 才逐步从万物的生长中明白了季节的更替, 懂得生命的死灭和复苏, 才有了二十

四节气, 有了当今的文明。

在风中, 我忍不住低头, 就如婴孩靠近母亲, 本能地、深情地去亲吻那赤金般的泥土, 我闻到的是孕育的味道, 是收获的味道, 是五谷杂粮的味道。那味道里有父亲的汗水, 有母亲的奶水, 有先祖焚香祭天时, 散落的香火味, 有王朝更替之间, 战马驰骋, 攻城略地的战火味。

回望尧舜禹, 三皇五帝, 唐宋元明清, 厚重的上下五千年, 在一捧泥土面前都成为一个缩影、一个片段, 仿佛一瞬间, 多少恩恩怨怨, 多少得失成败, 都掩埋在这无垠的泥土之中, 成为其中一部分。

在北京、在西安、在洛阳, 每一次走过曾经的帝王皇城, 无论是青砖堆砌的建筑, 还是黄土筑起的城墙, 遥想当初, 一个个智勇无比的一代雄才, 谁都想千秋万代, 永世恢宏, 就在他们发号施令中, 就在他们为求长生绞尽脑汁时, 就在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 暮鼓已经敲响, 另一个王朝的晨钟高鸣, 纵观古今多少事, 是非成败都是空。

我无法知道, 脚下的土地中, 到底安葬着多少赤胆忠魂, 他们或许曾经叱咤风云, 或许独领风骚, 短短几十年, 来自泥土, 回归泥土, 再彪悍的人, 一旦接近泥土都会变得温顺。

大地是安详的, 时空是永恒的。南来北去的雁阵, 聚了又散, 散了又聚。人类确实有无限的可能, 可以创造意想不到的奇迹, 但面对土地, 轻若鸿毛。辉煌也好, 苦难也罢, 任何时候, 都不要丢失敬畏之心, 在厚重的土地面前, 人类和草木、鸟兽, 甚至是昆虫一样, 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 苍生。

岁末之书

(外一首)

符纯荣

温度再降。其实 翻过窗口 就能看见来春的光线

顺从安排多年: 时令、日头、流水 霜冻…… 相续走过, 又匆匆回来 锈掉的日子 有一些风花雪月需要擦亮

风一遍遍吹动 雪来或不来 难以动摇皱纹里的陈年旧事

过了今夜 秩序仍将恒定。事物仍将抱团取暖 记忆的伤口 仍将耗费继续疼痛的资本

下雪了

那时, 华灯初上。微雨 擦洗纷扰之城 草木正安于遮蔽的一生

屋子里, 炉火通红, 茶水新沏。苹果用 半边体香 调和家的温软

街头, 雨是雪的注脚 正驱动小兽 赶往低处, 释义拥堵与空茫

博家有道 惟奈厚 夏热无奇 但率真

传家处事联(书法) 范斌



倾听松风瀑泉声(国画) 纪晓明

新书架

《诸子百家名句鉴赏辞典》

千琛艳

本书收录十种诸子百家经典中约二百句名言, 包括名言所在著作篇目的引文及对名言的鉴赏。所选名言以思想性、经典性为据, 以先秦为重点。名言鉴赏的撰写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所撰鉴赏文字着重阐发思想文化的深刻内涵, 通过深入浅出评述和赏析, 认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

方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内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刘康德,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两汉哲学、魏晋哲学领域独具建树。

小说

王山与刘梅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一起去了千里之外的一座山。山上, 有卖连心锁的, 据说, 这锁有两把钥匙。男方一把, 女方一把, 需聚齐两把钥匙, 才能打开那锁。

王山他们买了一把锁。刘梅把那锁, 锁住了她陪嫁来的一个小铁箱。刘梅说, 以后我们一赚到钱, 就把那钱放进铁箱里, 等积累了一些, 咱们就买房。王山与刘梅都是从外地来这里闯荡的, 没有钱买房, 就租房结婚。王山不无心疼地看了刘梅一眼, 说, 老婆, 委屈你了。刘梅笑了, 说, 说什么呢你, 这有啥委屈的。王山说, 我一定好好努力, 争取让你早日住上我们自己的房。刘梅点点头, 一脸的满足。

婚后, 王山果真是很努力。王山在一家公司做销售。天蒙蒙亮, 王山就起床了。在狭小的卫生间里, 王山站在镜子前对着口形, 想象着今天要和客户说的话, 该怎么说, 才能让客户信服, 并且愿意买下他推销的东西。每晚, 不到11点, 王山是不会回来的, 他整天游走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找寻着可以供他推销的客户。刘梅看着很觉不忍, 说, 老公, 我们不急着买房, 我们一起去赚钱, 慢慢来, 好不好? 王山笑笑, 说, 老婆, 你放心吧, 我能扛得住!

不知不觉, 王山的努力有了成效。王山的销售额不断增长, 王山带回家的钱也越来越多。每次, 王山拿着一沓钱回来, 刘梅就拿过王山的钥匙, 又拿过自己的钥匙, 打开连心锁, 继而再把小铁箱打开, 把钱放进去。看着里面塞得满满的, 刘梅笑了, 王山也笑了。

那一年, 王山因表现出色, 被破格提拔做了副总经理。刘梅也用这几年存的钱, 买了一套他们自己

心上的锁

张艳霞

的房。王山现在赚的钱, 是越来越多了。王山现在往小铁盒里存的钱, 已经不是现钞了, 是一张张存折。眼瞅着, 里面的存折也是越积越多, 慢慢地积累了有厚厚的一沓。

王山现在也是越来越忙了。每晚不到12点, 王山是不会回来的。以前是跑业务忙, 现在是应酬忙。每次回来, 王山都是喷着一嘴的香气, 打着一口的饱嗝, 说, 忙, 忙, 我好忙啊!

女人天生都是敏感的。刘梅也不例外。刘梅能闻到王山身上, 似乎是有淡淡的女人的香水味。而且, 香水的味道似乎是越来越浓了。刘梅的心头, 渐渐就有了隐忧。

一晚, 刘梅实在忍不住了, 说, 你天天这么忙, 不会是和别的女人约会吧? 王山很镇定地说, 你胡说什么呢! 然后, 王山歪着头, 已醉醺醺地睡着了。

还有一晚, 王山打开门回家, 看到不远处沙发上看着电视的刘梅, 似乎有些慌乱。

刘梅说, 回来了? 王山说, 是。你还没睡啊? 刘梅说, 没睡。这不等你嘛。王山说着话, 就往房间里走。一会, 王山拿了一

套换洗衣服出来, 径直就进了卫生间。然后, 卫生间里就传来洗澡水的声音。

以往, 王山从没这么急的要洗澡的。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刘梅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又过一段日子。

一晚, 王山回来得很早。刘梅还在吃着晚饭, 看王山回来, 说, 回来你也不说, 我没烧你的饭。王山摆摆手, 说, 没事, 我吃过了。说着话, 王山就在桌子旁坐下了。坐了好一会儿, 王山一直不说话, 面色有点差。

刘梅放下了碗筷, 说, 出事了? 王山摇摇头, 忽然又点点头。王山很小心地看了刘梅一眼, 说, 我, 我想拿点钱。刘梅说, 多少? 王山说, 100元。刘梅一愣, 说, 怎么要这么多? 你到底咋了! 王山的脸一片黯然, 声音也有些低, 说, 我, 我在外面, 有了个女人, 她怀了我的孩子, 说要我买房, 不然就闹到公司闹到家里来……

刘梅木然了好久。半天, 刘梅和王山进了房间。两把钥匙到了手里, 刘梅一甩手, 钥匙就从打开的窗户飞到了窗外。王山惊诧地刚要说什么。

只见刘梅将小铁盒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然后找了把榔头, 像是拼了命般对王山的小铁盒砸。小铁盒被砸到扭曲, 砸到了有裂缝, 有一张张的存折从裂缝中掉出来。

刘梅揪了一把存折往王山怀里塞。那存折, 红彤彤的, 像是血一样的颜色。那连心锁, 也被砸歪了, 极为讽刺地歪在那里。离婚吧!

伴随着的, 是刘梅那一声长长的叫!

连载

《第一商会》

第一商会, 即1902年成立的上海市总商会, 这是中国现代商业史上第一个商会, 也是民间财富与政府权力的第一次结合, 它所建立的政商模式影响至今……

小说以鲜活的笔法, 再现了中国现代商业恢宏激烈的开创期。从金融风波、对抗外商、股票灾难、抵制政府禁令等等一路开打, 酣畅淋漓, 荡气回肠。一代商业英雄跃然纸上, 栩栩如生。你猛然会发现, 他们身上有很多今天熟悉的商人的影子。

富家小姐行刺失败

20世纪之初, 确切地说, 是1905年的又一个闷热夏夜。坐落在申城老城厢区的沪南钱业公所却是又一番景象。公所外面, 如临大敌, 清兵荷枪实弹, 警察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公所里面, 张灯结彩, 靠近后庭园林处的新建戏台上, 光影交错, 刘关张三英正在紧锣密鼓地大战吕布, 枪刀剑戟四般兵器轮番舞将起来, 原本宽绰的戏台顿觉小了。

正对戏台的主包厢里, 大

清工部左侍郎丁承恩正襟端坐, 双眼微闭, 手拨佛珠, 嘴唇微动, 似在听戏, 又似在咏经。他的旁侧, 花枝招展、顾盼皆情的如夫人一手轻挽丁大人手臂, 另一手摇动羽扇, 不紧不慢地将阵阵微风送入丁大人的官袍。丁大人之侧, 是一个头戴西式毡帽的富家小姐案前斟上茶水, 低声说些什么。小姐没有应声, 眼睛瞥向剧院下面正在移动的几个黑影, 缓缓端起茶碗。

小姐把茶碗移到面前, 掀起碗盖, 似在嗅香。

舞台上, 锣鼓声更密, 喊杀声更紧。小姐冷冷的目光瞥向丁大人, 见他依然故我, 按捺不住。他的包厢里略起动静, 似乎是侍奉茶水的敲门求进了。

小姐眯一眼楼下渐渐到位的几道黑影, 正要翻转碗盖, 斜刺里猛又蹿出一道黑影, 静如鬼魅,

快如闪电, 于眨眼间蹿到正面, 轻舒猿臂, 在小姐不无惊愕的目光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抛出利器。也几乎是同时, 如夫人纵身扑向丁大人, 发出“啊”的一声尖叫, 扇子落地。

剧场大乱。刺客如猿猴般跳到一侧, 夺路而逃。包厢里的四个护卫, 两个护住了丁大人, 另两个纵身跃下包厢, 掏出短枪, 朝天啪啪两响, 紧追而去。与此同时, 富家小姐纵身跳下包厢, 与几个黑影疾身冲出。

清兵与警察迅即四下包抄, 将沪南钱业公所围得水泄不通。刺客慌急之下迷路, 正在冲撞, 被富家小姐一把扯住胳膊, 引向一处矮房, 腾身上房, 在七八个黑影掩护下, 由屋顶跃至围墙, 伺机冲出, 隐没在老城厢那错综复杂的巷子里。

刺客意识到不妙, 这也豁出去了, 甩下头颅, 挺胸应道: “老子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 浙江湖州人陈炯是也! 今日既落你等奸贼之手, 要杀就杀, 何必多话!”

“哟! 富家小姐绕他转一圈, 声音挑起来, ‘没想到是条硬汉子哩!’ 猛地揪住陈炯辫子, 用力后扯。”

陈炯疼得龇牙咧嘴, 强力忍住, 从牙缝里挤出: “你个黑娼婆, 我……我……”

富家小姐伸出另一只手, 两指如利爪般扼住陈炯咽喉, 憋得他透不过气来, 恶狠狠地数落: “你个莽撞鬼, 你个搅事精, 你坏掉本小姐大事体, 本小姐还没跟你算账哩, 你倒先骂本小姐哩! 看我不掐死你!” 狠劲又扼一下, 方才松开。

陈炯脸色乌青, 连喘几口, 看着小姐: “敢……敢问小……小姐, 你……你是……”



刺客意识到不妙, 这也豁出去了, 甩下头颅, 挺胸应道: “老子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 浙江湖州人陈炯是也! 今日既落你等奸贼之手, 要杀就杀, 何必多话!”

“哟! 富家小姐绕他转一圈, 声音挑起来, ‘没想到是条硬汉子哩!’ 猛地揪住陈炯辫子, 用力后扯。”

陈炯疼得龇牙咧嘴, 强力忍住, 从牙缝里挤出: “你个黑娼婆, 我……我……”

富家小姐伸出另一只手, 两指如利爪般扼住陈炯咽喉, 憋得他透不过气来, 恶狠狠地数落: “你个莽撞鬼, 你个搅事精, 你坏掉本小姐大事体, 本小姐还没跟你算账哩, 你倒先骂本小姐哩! 看我不掐死你!” 狠劲又扼一下, 方才松开。

陈炯脸色乌青, 连喘几口, 看着小姐: “敢……敢问小……小姐, 你……你是……”

小姐看向扭住陈炯的壮汉子: “炳祺, 讲给这个愣头青!”

“姓陈的!” 任炳祺一字一顿, “记清, 今晚救你性命的是坐镇上海滩、号令江浙皖的江湖侠女大小姐!” 朝他膝弯处一顶, “磕头谢恩吧!”

经这一顶, 陈炯膝弯酥软, 扑地跪下, 就叩首: “陈炯谢……大小姐救命之恩!”

“好了好了, 你这个头本小姐经受不起哩!” 大小姐眉头一皱, 耸耸肩, 摆手, “本小姐救你一

命, 是念你还算一条汉子! 记住, 要想活命, 这就滚出上海滩去, 只走乡间小道, 莫走大道!” 朝众人努下嘴, 率先走了。

呼啦一声, 众人紧跟而去, 眨眼间, 隐没在暗夜里。

陈炯紧追几步, 顿住脚, 望着他们隐去的方向, 拱手, 朗声: “大小姐, 陈炯记住你了!”

如夫人的隐瞒

精心策划的一桩惊天大事于瞬间让陈炯发觉, 大小姐不无郁闷地回到自家院子, 推开沉重的黑漆院门, 却见一缕灯光隐隐地透出中堂门缝。

大小姐显然觉出不妙, 关紧院门, 轻轻走向堂门, 微微推开一道细缝, 见两个老者盘腿对坐于罗汉榻上, 一个中年道人端坐于榻下蒲团上, 各自闭目。大小姐侧身钻进, 蹑手蹑脚地溜向闺房, 刚迈两步, 身后传出一声重重的咳嗽。

是申经世, 既是金盆洗手的洪门护剑大爷, 又是江浙沪青帮兴字辈师太级老头子江湖上敬称申老爷。

“介晓了, 您老, 不不不, 您

几老这还没人定呀!” 大小姐吐下舌头, 做个鬼脸, 一步一挪地走到申老爷背后, 抱住他脖子。

“说, 做什么去了?” 申老爷努下嘴, 率先走了。

呼啦一声, 众人紧跟而去, 眨眼间, 隐没在暗夜里。

陈炯紧追几步, 顿住脚, 望着他们隐去的方向, 拱手, 朗声: “大小姐, 陈炯记住你了!”

如夫人的隐瞒

精心策划的一桩惊天大事于瞬间让陈炯发觉, 大小姐不无郁闷地回到自家院子, 推开沉重的黑漆院门, 却见一缕灯光隐隐地透出中堂门缝。

大小姐显然觉出不妙, 关紧院门, 轻轻走向堂门, 微微推开一道细缝, 见两个老者盘腿对坐于罗汉榻上, 一个中年道人端坐于榻下蒲团上, 各自闭目。大小姐侧身钻进, 蹑手蹑脚地溜向闺房, 刚迈两步, 身后传出一声重重的咳嗽。

是申经世, 既是金盆洗手的洪门护剑大爷, 又是江浙沪青帮兴字辈师太级老头子江湖上敬称申老爷。

“介晓了, 您老, 不不不, 您